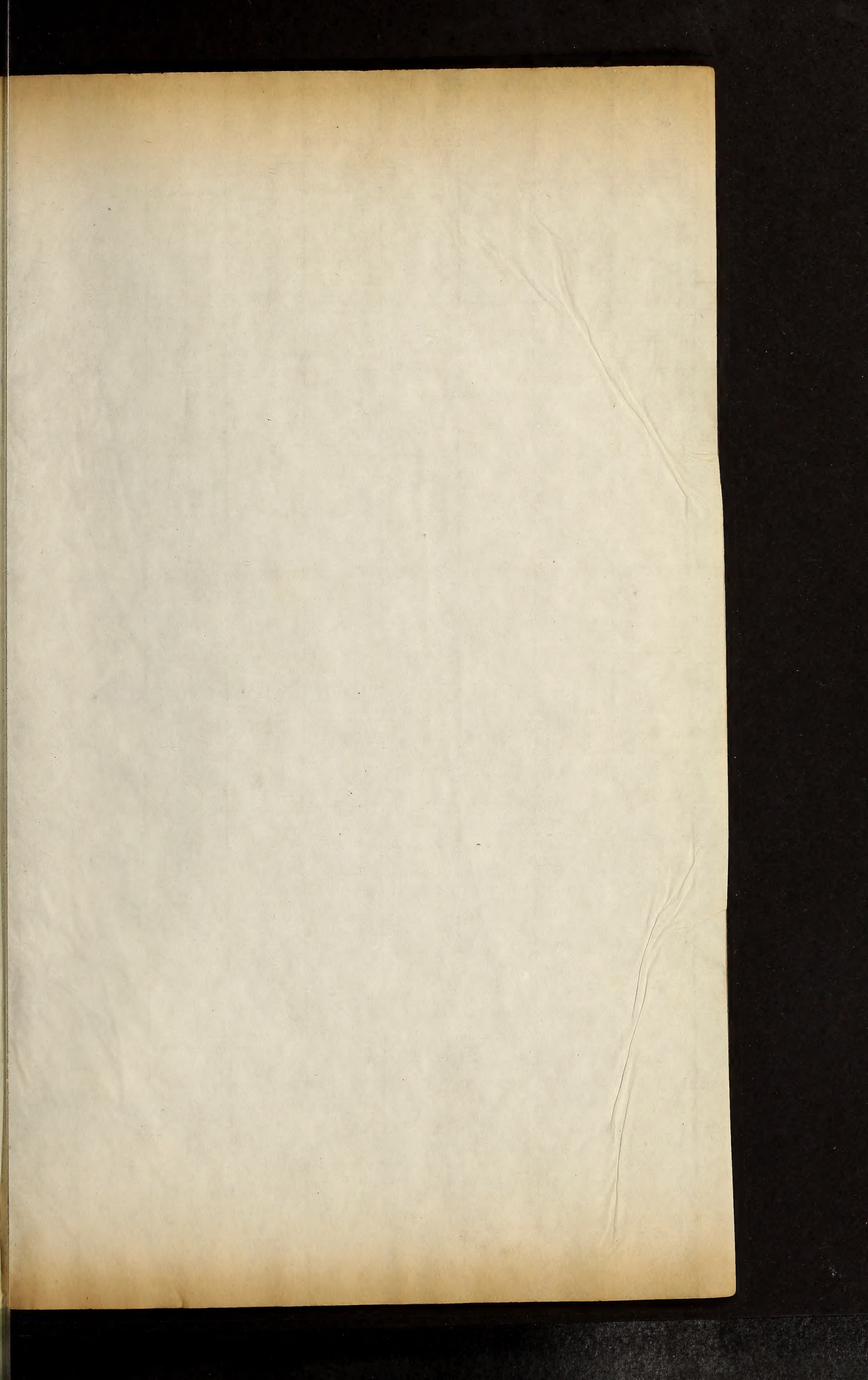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二

省方

康熙八年己酉十月甲子

上諭戸部朕巡歷所至凡御用器物皆係所司由京城供辦毫不取於地方除内廐之馬不用飼秣即部撥馬匹所需芻豆亦屬無多向聞地方官指稱御用私派民間預爲儲備既不銷算又不還民貪汚官吏侵肥入已苦累

小民重違法紀嗣後務加嚴禁倘有仍前借端科派者所司官嚴察叅奏重懲如匿不上
聞事發一并治罪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九月乙亥

上東巡諭戸部工部光祿寺朕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從節儉今巡幸之處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槪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閒擾害百姓爾等衙門各委員前往按每程所用照時價採買供給倘有擾民者著該督撫指名題叅

癸未

上諭戶部朕軫念蒼生勤求治理邇年以來於畿輔郡縣時行歷覽補助兼施今俯允廷議諏吉東巡正欲體察民情周知吏治一應沿途供用皆令在京所司儲備毫不取之民間猶恐地方官役不能悉體朕懷借端支應妄行濫取今特加申飭如有悖旨私徵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更念此番巡歷原以撫恤編氓問俗觀風於閭閻休戚務期洞曉凡經

過地方百姓須各安生業照常寧處毋得遷移遠避反滋擾累爾部卽行令該地方官於府州縣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大張告示遍行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丁亥

上以東巡特頒恩赦

詔諭天下曰帝王誕膺景命統御萬邦道重觀民政先求瘼是以虞廷肆覲肇舉省方周室懷柔式歌時邁詩書具在典制丕昭朕仰荷

天庥纘承
祖烈撫茲兆庶期底時雍夙夜孜孜懋求治理
以富以教靡敢怠遑猶慮蔀屋艱難罔由上
達故於直隷郡縣周覽巡行勤施補助更念
山左等處土宜俗尚不加循省曷克周知矧
曆逢甲子世際昇平聿圖泰運之恒新在措
芸生於豫大乘時命駕咨彼民依但樂利祗
慰夫一方而德澤未敷於九有朕心歉焉用
是特昭公普以弘仁庶奏諴和之盛治時臻

熙皥彌隆寛恤之恩戸樂清寧丕篤綿長之
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夙興夜寐勤求治理無非
欲使小民遂其生計故每次巡幸必帶科道
官或有不肖之人强行買賣擾害百姓者令
其稽察此番因在近畿未經帶來著爾衙門
學士不時嚴行稽察參奏
三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省南服見經過地方城垣圮壞者所在多有夫城垣者生民之保障所以衛吾人者也亟宜修築之其令地方官作何葺治著工部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庚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統涖寰宇二十八年於茲早作夜思勤求治理務恤黎庶永圖乂安如黃運兩河運道民生攸係朕日切心勞比年工役雖漸就緒而應修應塞議論紛紜曩歲

巡幸曾允淮揚士民所請疏濬下河前已與
工尚稽底績屢經廷議請朕親行閱視今特
諏吉南巡躬歷河道兼欲觀覽民情周知吏
治所至沿途供億皆令在京所司儲偫一切
不取之民閒即有日用應需該衙門於所在
地方照市估平買不許錙銖抑勒小民猶恐
地方官吏不能悉體朕懷借名科派供應今
特頒諭嚴敕如有悖旨借端私徵者察實即
以軍法從事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與扈

從官員指稱交戚輒通饋遺違者饋送收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及隨往僕役如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并從重治罪朕茲巡省原以軫恤編氓咨諏風俗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務令廛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倉皇驚避輒滋煩擾其軍民人等懷奸挾詐希逞私憤擅於駐蹕處所瀆行告訐者一概嚴禁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准理外仍嚴加治罪爾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

員人等竝各該督撫於府州縣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徧懸告示備行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

壬午

上諭山東巡撫錢珏曰朕軫恤民隱載舉時巡懋宣德化勤求疾苦比至山東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朕問知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第思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屋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爲先邇

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免今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日傳三百里遐村僻壤咸使聞知以副朕省耕問俗之意

癸巳

御舟泊山陽縣京河

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江蘇巡撫洪之傑安徽巡撫江有良曰朕南巡以來軫念民依勤求治理頃至江南境上所經宿遷諸處民生

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朕念江南財賦
甲於他省素切留心因尚有歷年帶徵錢糧
恐爲民累出京時曾詢戶部知全省積欠約
有二百二十餘萬今親觀歷茲土訪知民隱
無異所聞除江南正項錢糧已與直隸各省
節次蠲免外再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
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概與蠲除
自此民免催徵官無叅罰爾督撫務須切實
奉行俾均沾實惠副朕愛恤民生至意如有

以完作欠侵收肥己等弊一經發覺定行從
重治罪夫民爲邦本足民卽以足國朕平日
躬行節儉一絲一粟未嘗輕費所以如此簡
約者無非愛養物力爲優恤元元之地在民
間惟正之供軍國所需豈易蠲言蠲免遍年
國用稍裕故能頻沛恩施總期藏富於民使
家給人足則禮讓益敦庶漸臻雍穆之治著
速行傳諭咸知朕意
丙申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福建浙江總督王隲江蘇巡撫洪之傑浙江巡撫金鋐曰朕因省察黎庶疾苦兼閱河工巡幸江南便道至浙江觀風問俗簡約儀衛鹵簿不設扈從者僅三百餘人頃經淮揚民間結綵歡迎盈衢溢巷雖出自恭敬愛戴之誠恐至糜費物力甚爲惜之朕視宇內編氓皆吾赤子惟使比戶豐饒卽不張結綵幔朕心亦所嘉悅前途經歷諸郡邑宜體朕意悉爲停止又見百姓

老幼男婦奔走雜遝瞻望恐後未免諠譁擁塞念此行原以爲民不嚴警蹕但人衆多高岸水次或有傾跌之虞一夫不獲其所足軫朕懷此後止於夾道跪迎毋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著即詳加曉諭使知朕愛民切實之意咸爲遵行

二月己酉

上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稽古省方咨求治理閱視河道期底平成凡有利於民生必令

羣沾實惠茲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
德隆盛萬世永賴應行親詣以展企慕之忱
其致祭典禮所司即察例舉行政治所先在
崇文教江南浙江為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
數應酌量加增永昭弘奬江寧鎮江杭州駐
防滿洲漢軍兵丁鎮守要地久歷歲時深用
軫念應加恩賚以彰優恤又
諭曰朕南巡以來所經過地方官員除入法處
分及列款糾劾外凡因公詿誤降級留任者

俱准開復降級調用者帶所降之級留任其經過地方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及詔款所不赦等罪并官員犯贓者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准寬釋以示朕赦罪宥過之意備辦船隻地方各官效力勤勞著該督撫會同奉差官員確查具題各加一級縴夫供役勞苦亦著該督撫查明人數量給恩賞朕廑念民依特蠲租賦總期潤澤蒼生

近見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德意者雖出羣
黎愛戴之誠但恐各郡皆然未免致損民力
誠使閭閻殷阜則裨益良多碑亭何與焉嗣
後亦宜停止江浙錢糧既經蠲豁猶慮有不
肖有司借端詞訟朘削民生著該督撫嚴行
禁飭至各處榷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諮
訪過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
關次不能速過爲苦榷關官員理宜遵奉屢
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自今應力

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卽與放行毋
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
朕早夜孳孳惟冀官吏軍民士農商賈無一
人不獲其所故於民生吏治圖維區畫務極
周詳爾等可卽傳諭俾一體奉行稱朕意焉

癸亥

上駐蹕江寧府城

諭刑部尚書圖納等曰朕巡行所過見兵民相
安地方寧靖村居稠密然猶恐比屋不登小

民有不得其所者且兵民雖享太平之福尚慮無知或抵觸法禁用是大沛恩澤蠲免錢糧赦宥罪犯以至官兵商民咸加恩恤至於舟楫不通之所令營馬預備以應一時之需并緑旗兵丁護從隨行此皆伊等分內專責但兵丁備馬勞苦馬亦稍疲宜示軫恤一體加恩爾等將緑旗兵丁備馬來者察明人數奏聞酌量給賞朕以緑旗兵止官馬一匹恐隨行備用日久疲乏之已令各回汛地駐防滿

洲兵所有馬匹業已足用揚州所備者亦著停止爾等卽傳諭通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二月戊戌

上駐蹕大同

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自古人君巡狩凡所過地方前代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無不致祭朕此行沿途所經古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著查明具奏應祭者遣官致祭

三月戊寅

上駐蹕寧夏

諭四川陝西總督吳赫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朔方資大河之灌溉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茲春氣暢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辭供億擾累小民東作有妨西成奚望

今一切軍需芻糗俱儲偫足用至扈從簡約
馬悉放牧並不以供辦草豆動煩民力爾可
傳飭有司勿借端科派違者治罪務使地方
百姓各安本業廛無廢市隴不輟耕以副朕
親歷邊圉軫恤民依之至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辛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撫馭寰區乂安中外孜孜
圖治宵旰勤民期於天下咸遂生成物無不
得其所今邊烽永靖四方無事獨是黃淮爲

患衝決時聞下河地方田廬漂沒朕軫念民艱曩曾屢遣大臣督修不惜數百萬帑金務期早綏黎庶乃歷年已久迄無成功今水勢仍復橫溢浸漫城閭沉沒隴畝以致民多失業董其役者未有上策可以宜民時廑朕懷未嘗少釋在內諸臣咸請親臨指示為一勞永逸之圖方今春時雨水減少正宜講求疏濬以遂安瀾爰諏吉南巡親加勘閱更以吳地襟帶江湖乃東南重地勵俗省耕兼行臨

視凡一切往返供億皆備辦於京師卽途次日用所需亦令各衙門照本地時値採買總於民閒一無所累仍恐沿途官吏藉名科派致累閭閻故特頒諭嚴行申飭如有悖旨假托派索者察實卽以軍法從事該地方大小文武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藉稱親舊擅相餽遺違者與受人員竝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隨行僕從人等如有橫行生事者一并從重治罪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

皆如常時務令𨻶無廢市廛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槩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爾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并行各該督撫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

二月丁未

上駐蹕楊柳青地方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朕念切民依往閱河工凡隨駕官兵執事人員量供使用減少攜帶酌其人數分給官船仍恐沿途或有紛擾爾等再詳議裁減以副朕愛民至意

三月壬午

上諭吏部朕以勤求民隱閱視河工特行巡省一切供御之費皆自內廷儲偫不煩有司而經過山東江南地方各官備辦夫船等項効力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公詿誤罰俸住

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著察明悉從寛免

戊子

上駐蹕蘇州府

諭吏部等衙門朕以黄淮衝決爲患兼欲周知
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比親歷隄堰詳加
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
隨南渉江表徧察民依頃至蘇州府駐蹕有
浙江文武官吏及在籍官員迎謁於行在言
浙民望幸之心至殷且切合詞諄懇不啻再

三朕勉徇輿情揚旌前發以三月十九日啟
行自出京師以來一切供御之需皆出儲備
其沿途日用令該衙門照各地方時價採辦
一無所累於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擾閭
閻者察實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
與扈從官員私相餽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
從人等有橫行生事者竝以軍法從事凡經
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壓無
廢市隴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方今正居農

時所過田畝勿令踐踏其軍民人等懷挾私
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
槪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爾
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幷行該督撫
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悉行曉諭
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

四月辛丑

上諭戸部禮部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
以施德澤厚民生爲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

南要地朕時切軫念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無災不恤雖漕項錢糧向未蠲免者亦曾特旨蠲免愛養之道備極周詳庶幾民生日益康阜用是乘輿時邁於視河事竣巡歷江浙諮訪民閒情形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而他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實爲不及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所以小民雖懷愛戴之誠而朝廷恩澤卒未下

究朕目擊屢懷亟思拯恤截留漕糧寬免積
欠另有諭旨惟各鹽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
於正額外令在差官員以所私得贏餘交納
充用今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必仍行苛取
商瘠民困職此之由著將加增銀兩一概停
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康熙十六年
曾加增四十萬兩今恐商人辦課維艱有漸
至匱乏之者著減去二十萬兩此外有應行應
革事宜朕還都以後仍 加商確次第舉行該

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亦著悉心體訪凡有可爲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嚴革雜派禁止刁訟俾胥吏不能作奸良民得以安業倘官吏有悖旨妄行者許商民首告該督撫察出卽行參奏朕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茲值海宇昇平兵革不事正當與民休息之時故特渙沛德音減徵寬稅以爲閭閻留有餘之力至於江南浙江人文稱盛入學名數前已酌定增額今著於府學大學中

學小學各增五名舉行一次以示獎勵人才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五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茲南巡見地方官員誠心爲民者甚寡一切務虛名而無實效甚無取焉朕觀河工亦非難事任事者果皆竭誠効力加意奉公何難告厥成功耶若刷河底極深徑趨入海諸水仍出清口歸海則高郵等處不告水災而下河亦可無虞矣又見沿途

鈔關已極頹敝皆由關差監督未經簡選但較俸差往其中貧窮卑猥者或將親戚家僕或傭僱人役挈之而往任此輩恣意妄行自有害於商賈且盤詰關津亦有害於百姓嗣後關差俱令本衙門堂官保舉始行差遣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九月甲子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念黃淮兩河為運道民生所係屢次南巡親臨閱視以疏濬修築之法指授河臣閉六壩以束淮敵黃通海口以引

黃歸海比歲以來工程次第告竣修防漸有成效昨年冬月河臣張鵬翮曾以河工善後之策及應修之處請朕親閱指示茲當農事之隙減約從員輕裝南下自徐州一路循視隄堰沿途皆設營幄不御屋廬日用所需悉已儲偫經過地方一切供帳宜通行禁止倘有官吏藉名科派累及小民或指稱預辦擅動庫帑察出定嚴加治罪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從官員託言親舊私相餽遺及隨從

人等有妄行生事者俱以軍法從事閭閻百
姓各事本業不須引避有懷挾私怨於駐蹕
處所告訐者一概不准仍照律治罪該部卽
傳諭扈從人員并行各該督撫於所屬府州
縣徧張告示務令通知以副朕體恤民生至
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二月丁酉

上駐蹕蘇州府

諭大學士等曰觀近日南方風景較之昔日似

覺稍寒江北之竹盡皆黃色即此可知蘇杭潮濕較前亦大減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時潮濕即少差今更減矣民間生殖亦較前豐裕大約任地方督撫者安靜而不生事即於民生有益倘徒事才幹不體下情以此爭先出衆民必受其殃矣所以朕於扈從人等恐其生事時廑於懷諸事惟務謹慎不時嚴禁倘朕欲將州縣官員日加驅使未爲不可所以不忍爲者亦因體恤微員耳今總督巡撫能

如此體恤者甚少也

十月丁丑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統御寰區勤求治理鑾輿時邁省方觀民春月閱視河工自畿輔山東以及江浙地方皆經巡幸茲兩河漸已底績所至之地民生風俗亦因以周知念陝西省為巖疆重地當出師塞外時曾經歷其邊境而西安一路未及親莅頃陝西督撫諸臣言秦民望幸之心至殷至切合詞陳奏河南山

西巡撫等亦諄切具請乘此冬令農隙之際
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禁旅整飭軍營實
爲要務用是輕裝簡從諏吉西巡沿途一切
供御皆由內廷儲備纖毫不取辦於地方即
偶有市易之物亦勅所司依時價給値不許
錙銖抑勒所過大小官吏宜體朕愛民德意
勿借詞供億私派閭閻如有悖旨科斂者察
出即以軍法從事地方官不許與扈從人員
指稱交戚私相餽遺違者並以軍法從事其

扈從人員宜約束僕役勿使妄行如不遵法紀生事擾民一并從重治罪朕視民如子凡乘輿所至市廛隴畝宜各安生理米豆薪芻等物民間照常貿易不必禁止惟懷私挾詐衝突告訐者所告事不准理仍嚴加治罪爾等即傳諭扈從官員人等并行各督撫令於經過府州縣城市村莊徧示曉諭俾咸悉朕懷

戊戌

上駐蹕太原府城內

諭山西巡撫噶禮曰朕君臨天下四十餘載無一刻不以蒼生爲念近因西省望幸甚切故於冬時農隙減從輕騎由晉以及秦入境以來觀風問俗見民生畧有起色閭閻之間俗樸尚儉朕心少慰朕自弱齡讀書往往以不知窮簷僻壤之疾苦爲歎息所以留心於官方凡有往來者必先諮詢民情豐歉偶有失時定加蠲賑且思晉省不通水運歲或不登

即難籌畫雖有州縣存貯之米穀未必實數具在今歲山西收成頗佳爾等仰體朕愛民如子之至意曉諭民間若豐歲用奢則荒年必致匱乏之教之以禮義導之以守法重農務本藏富於民則朕無西顧之憂矣凡朕所經之處必大沛恩澤因今歲東省災甚已蠲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又免雲貴廣西四川地丁錢糧所以不能施惠但將四十二年以前山西所屬州縣未完銀兩米草盡行蠲免以示

朕加惠黎元之意

十二月丁丑

上駐蹕衛輝府城內

諭河南巡撫徐潮曰朕念西土兵民生計乘冬令農隙之時特事西巡返轡京師道由豫省自入潼關見閿鄉以及河南府民生甚艱而懷慶少裕至衛輝府則又艱苦賴薄有秋成尚能餬口倘遇歉歲必至流亡此皆大小官吏互相容隱雖有衰老病廢懶惰退諉之員

仍使在任以致貽悮地方河南百姓質朴愚
魯輸賦從未稽遲而今歲所欠甚多顯係州
縣官聞朕蠲除秦晉積欠錢糧希冀恩免於
中漁利見今民欠俱免催徵著將河南通省
俸工銀兩補足所欠之數如有不完停其陞
轉俟完日開復

庚寅

上西巡回京

諭大學士等曰前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羣集兩

岸迎駕頃西巡皆由陸路凡臨幸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懽騰道左每清問及之又令在乘輿左右備諮地方利弊彼皆輸誠披瀝暢所欲言是以風俗民情靡不洞悉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廑朕懷又聞各省火耗俱是加一錢糧最少者惟有甘肅通計正額共二十八萬有奇加耗亦止二萬八

干州縣官錢糧既少加耗無幾不敷用者宜或有之其餘賦額皆多如一州縣正額有二三萬加耗即至二三千宜敷用矣而州縣官仍有以艱難告者其故安在朕隨地諮訪督撫雖有不受餽遺者然餽藩臬者若干餽道府者若干豈可盡云廉吏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十一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車駕巡幸之處一切需用從不取辦於民而各省不肖官員指稱修理

行宮供備器物並建造御書碑亭等項名色輒行動用正項錢糧借詞捐還究無償補及至虧空數多復加倍私派科斂肥己以致重貽小民之累種種弊端不可勝指嗣後凡建造碑亭等事宜嚴行禁止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戊午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軫念民生加意河道屢行親閱一切疏濬修築事宜悉經周詳指畫獲告成功前黃河之水往往倒灌淸口者皆由

仲莊閘與清口相對駱馬湖水勢湍急遂逼黃流灌入清口朕視河時躬臨相度命河臣移仲莊閘改建於楊家莊之下工竣之後河臣報稱黃水暢流入海絕無倒灌清口之患朕尚未經親閱今欲特蒞其地察驗形勢用籌善後之規其中河黃河運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示以圖經久至於山東洊饑之民賴兩年極力賑贍繼以有秋幸皆得所其民閒生聚果否殷阜並於沿途親行周覽焉

乘茲仲春解凍減從輕裝循河南下往返皆用舟楫不御室廬經過地方不得更指稱繕治行宮妄行科歛其日用所需俱自內廷供御從無纖毫取辦於民前此屢次南巡閭閻皆所深悉倘有不肖官吏借名預備擅動官帑並圖日後加派補償以爲巧取侵漁之地者事覺嚴行治罪決不寬宥所在官吏私餽扈從人員及隨行人役生事擾民者俱如前旨以軍法從事奸民挾私控訐者從重坐罪

爾各部即通行傳飭仍令各該督撫張示徧
諭俾小民咸知朕意
二月庚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不意山東之民遽能如此
前者南巡見閭閻失所不堪屬目今乃大異
往時皆由承平日久國帑富饒故能蠲數年
錢糧遣官贍養賑濟耳凡罹災荒倘預行奏
報無不可賑救者止因山東各官匿災不報
故大致饑饉向日陝西饑荒亦由於匿不報

聞朕曾以地方官匿災不報之故詢之於民據云民一罹災朝廷即蠲歲賦則火耗無徵故地方官隱而不報也自古弊端匿災爲甚誠預爲奏報即設法賑濟矣民豈遽至饑饉耶

三月壬子

上南巡駐蹕蘇州府城內蘇州府屬萬民以恭逢

萬壽節奏進諸品食物

上諭曰朕因閱視河工巡訪風俗而來非爲誕辰也且朕來時一切應用之物俱備自內府所過地方秋毫無犯今爾兆民中心篤摯朕已知之卽如朕受之矣爾等可攜去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正月丁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朕念淮黃兩河工程爲東南要務屢次躬臨河上相度指示一切修防疏濬業已次第奏功昨歲河漕督撫諸臣詳勘地形請於泗淮套別開河道直達張福口以

分淮勢此係創建之事合詞請朕親閱九卿等集議再三陳請以諸臣之言奏聞
皇太后祗遵
慈命擇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啟行閱河舟楫往返不御室廬日用所需取辦內府經過府州縣毋得更以預備行宮供設御用冒侵庫帑科斂閭閻倘有不遵事覺定嚴加治罪其文武官員私自餽贈隨從人役生事擾民及奸惡挾私告訐者俱重處不宥爾部即轉行

各該督撫遍飭所屬張示徧諭俾咸知悉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二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三

治河一

康熙九年庚戌九月丙辰工部議覆河道總督羅多疏言修河工程額用協夫請於江南山東兩省僉派協濟查僉派夫役恐道遠民艱不便進行

上曰河工關係重大時近冬寒勢不容緩倘臨期應募無人復行僉派必致遲悞著該督先

行竭力名募儘所得人夫供役如萬不能得就近量行僉派協濟仍一面作速題明該管官員務須加意撫恤不得借端科擾困累小民

康熙十一年壬子九月辛丑

上諭工部河道屢年衝決地方被災民生困苦深軫朕懷據遣往視決口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回京繪圖進呈朕觀黃河自宿遷以至清口皆爲緊要雖有遙隄一層恐未足捍蔽

水勢應否於遙隄之外再築一隄爾部卽行文總河總漕公同相視商酌築隄果否有益并所需錢糧逐一詳確議奏

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辛未

上遣工部尚書冀如錫等閱視河工

諭之曰河工經費浩繁迄無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命爾等前往須實心相視將河上利害情形體勘詳明各處隄岸應如何修築務爲一勞永逸之計勿得苟且塞責如勘視

不審後復有事爾等亦難辭咎又近聞奉差至外省者地方官吏所在迎送甚爲勞擾此皆有累民生之事爾等前往宜一概禁止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丁卯

上命戶部尚書伊桑阿等勘閱河工

諭之曰黃河潰決關係運道民生深切朕懷歷觀書史所載及從前條議章奏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實行未可輕言河工之易也若以爲易則未可刻期奏功即收實效若以爲難由

楊家莊至淸口一百二十餘里係漕船往來必由之要路修築隄堰豈容稍忽爾等前去務與靳輔公同商酌加意看驗勿各執己見凡有會議事宜必逐一陳奏

庚午

上諭戸部尚書伊桑阿等曰淮安等處河道頻年衝潰靳輔作何修築工程堅否特遣爾等往勘若到彼處各宜秉公持正悉心詳畫庶稱任使如有通同徇私或行欺罔者必加重

處

是日

上諭侍郎宋文運曰伊桑阿前曾閱過河道一次今爾係初往如有確見務必堅持詳議毋以伊桑阿爲尙書已爲侍郎阿意順從治河最爲難事候補布政使崔維雅所奏款項爾等帶往會同靳輔詳加確議務期堅久以濟河工除河患勿視爲尋常玩忽貽悞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辛亥

上巡閱黃河視北岸諸險工
諭河道總督靳輔曰朕向來留心河務每在宮
中細覽河防諸書及爾屢年所進河圖與險
工決口諸地名時加探討雖知險工修築之
難未曾身歷河工其河勢之洶湧漶漫隄岸
之遠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詳勘地勢相度情
形如蕭家渡九里岡崔家鎮徐家壩七里溝
黃家嘴新莊一帶皆要緊迎溜之處甚爲危
險所築長隄與逼水壩須時加防護大暑運

道之患在黃河禦河全憑隄岸若南北兩隄修築堅固可免決齧則河水不致四潰水不四潰則濬滌淤墊沙去河深隄岸益可無虞今諸處隄防雖經整理還宜培薄增卑隨時修築以防未然不可忽也又如宿遷桃源清河上下舊設減水諸壩蓋欲分洩漲溢一使隄岸免於衝決可以束水歸漕一使下流疏洩可無淮弱黃強清河噴沙之慮近來凡有決工處所皆倣其意不過暫濟目前之急雖

受其益亦有少損倘遇河水泛溢乘勢橫流安保今日減水壩不爲他年之決口乎且水流浸灌多壞民田朕心不忍爾當籌畫精詳措置得當使黃河之水順勢東下水行沙刷永無壅決則減水諸壩皆可不用運道旣免梗塞之患民生亦無墊溺之憂庶幾一勞永逸河工可告成也

十一月辛未

上諭河道總督靳輔曰朕觀高家堰地勢高於

寶應高郵諸水數倍前人於此築石隄障水實爲淮揚屏蔽且使洪澤湖與淮水并力敵黃衝刷淤沙關係最重今高家堰舊口及周橋翟壩修築雖久仍須歲歲防護不可輕視以隳前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總河靳輔所奏黃河南岸毛城鋪等處北岸大谷山等處宜建減水壩令水分流歸仁隄等處宜建石壩保護會命九

卿等會議朕南巡時靳輔亦稱自白洋河引黃水下流入洪澤湖駱馬湖以助淮水其下清河縣黃淮合流之處因有洄渦自能洗逐淤沙朕思導流之水總會於清河縣水勢既强流湍激湧必致踰越隄岸愈損民間田廬此減水壩雖有益於河工實無補於百姓不可不爲熟計爾等以朕意傳示九卿務籌久遠其詳明議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七月丙戌

上諭工部侍郎孫在豐曰朕前因巡幸江南見高郵寶應等七州縣積水汪洋民罹昏墊朕甚憫之應行開濬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歸民間始得耕種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屢集廷議兼詢輿情允協僉謀事當釐舉茲命爾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專屬於爾監修爾宜親身相度多方經畫講求源流脈絡次第興工督率帶去司官等務實

心任事毋得怠忽擾害其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如有違玩貽悞及勢豪紳衿妄行干預包攬生事阻撓工程者指名叅奏爾受茲專委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墾蒸黎復業以副朕救民之至意如因循怠忽虛費財力責有攸歸爾其慎之

又

諭司官鄭都等曰爾等雖經部院辦事但治河非所熟練今將爾等差往必當同心協力務

期有成毋得各執己見侍郎孫在豐將應修地方派與爾等須各遵所派料理不得圖易辭難互相推諉

十二月丙寅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等疏言請

敕河臣遇水勢稍減卽將滚水壩盡行閉塞以便開濬下河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郎中鄭都至京奏稱伊回時卽興工挑濬下河朕諭云此事恐未能卽

便與工今孫在豐等果如此具題其不能與
靳輔抗明矣今若不閉塞滾水壩等口則下
河一面挑濬上河一面放水何日方有成功
若卽閉塞日後運河潰決則靳輔借以爲辭
欲籌兩全之道實爲甚難然靳輔前曾啟奏
築隄以東下河之水使之歸海此疏內有無
閉塞滾水壩等口之語爾等卽會同九卿詳
看如向欲閉塞今孫在豐修理下河又云不
可閉塞可乎是日大學士等會同工部奏請

令靳輔孫在豐來京其滾水壩等處應否閉塞二人各陳己見恭候
皇上裁定
上曰此下河決宜開濬斷不可止孫在豐不必令其來京堵塞隄閘之處孫在豐何敢輕言若日後上河潰決渠能任其咎乎孫在豐所請不過上河不放水耳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於巨浸中從事乎令靳輔爲之必欲閉塞諸口今孫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

非有阻撓之意即著靳輔來京朕面問之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壬午

上諭九卿等曰朕於河務留心甚久崔維雅所呈治河書亦曾細閱其勢必不能行即彼所云自蕭家渡直開至淸口日用夫七萬期於五旬告成朕思夫役安得如許之多卽夫役可得而飲食柴薪之類從何運濟此說於理難通朕未之信也屯田害民朕已洞悉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納糧之額數若以餘田作

屯按畝定額豈不大擾民乎屯田不行無可
復議至下河作何開濬重隄應否停築爾等
公同詳酌確議具奏

四月庚申

上命兵部尚書張玉書等勘閱河工
諭之曰前于成龍奏稱靳輔開中河無所裨益
今凱音布等往勘中河奏稱中河內商賈船
行不絕若塞支河之口則駱馬湖之水滙流
中河水勢既大漕艘可通數年以來河道未

嘗衝決漕艘亦未至有悞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微獨靳輔不服朕亦不慊於心矣且黃河自宿遷以下衝決猶可修治若宿遷而上或致泛濫則爲害甚大今據凱音布等奏稱中河所行漕艘慕天顏勒令退回支河之口不許閉塞如此阻撓深屬可惡著卽行嚴訊問誰爲唆使則實情畢露今遣爾等往閱河工務將毛城舖高家堰等地方徧閱就靳輔所修築之處其甚善而斷不可改者有幾

不善而應更改者有幾詳悉商酌定議以聞至靳輔言黃河沙底漸高此斷不可信譬之盆內貯水遇風尚且溢出使黃河沙底果高一有風濤其有不漫溢橫流決隄潰岸者乎

五月癸酉

上諭兵部尚書張玉書等曰往閱河工凡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推諉朕聽政二十餘年閱歷世務已多甚慄慄危懼每遇事必愼重圖維詳細商確而後定歷年所奏河道變

遷圖形朕俱畱內時時看閱朕素知河道最
難料理從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歲卽翻復
詳考如宿遷以下高家堰等處運河朕所深
知爾等皆國家大臣此係公務非一己之事
若果有異災大水隄岸衝決亦非爾等所能
保爾等但據現在從公詳閱將情形大畧先
行陳奏看畢之後再行具疏奏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辛卯
上閱視中河至支河口下馬坐隄上出河圖指

示扈從諸臣及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
河道總督王新命漕運總督馬世濟等
諭之曰河道關係漕運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
性隨時權變惟執紙上陳言或徇一時成說
則河工必致潰壞且就目前觀之修治此處
似乎有益將來且連彼處受害矣朕雖屢遣
大臣來視而河工是非終無定論朕夙念河
道頻壞羣黎屢罹災害因詳閱河圖不離左
右故地方隄岸河形朕衷深晰今朕躬特來

觀閱試以朕意言之朕觀此河陿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鎭口閘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霪潦之年水勢愈漲萬一黃隄潰決失於防禦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此中河開濬後小民商賈無不稱便者蓋由免行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耳然此論徒知目前小利又安識日後長久有利無利也又

諭曰若重載與回空之船並行則中河窄狹且逼近黃河朕意猶以為可慮鎮口閘微山湖等處水大可仍開支河口其黃河運道原自不廢仍並存之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丁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南旺湖之水自來流入運河朕去歲南巡回鑾時沿隄而行細閱河勢知南旺湖之水至分水龍王廟分流俱入南北運河當日始建隄岸之人經營甚善今若使

南旺湖之水盡入北流則南運河將至水淺
矣可傳從前勘河諸臣及靳輔問明回奏
四月戊寅
上諭倉場侍郎凱音布原任河道總督靳輔等
曰山東河道自分水龍王廟以南流入運河
之水不一而足舟行無阻分水龍王廟以北
匯入運河者惟河南衞水而已並無別渠相
濟南旺所蓄之水又不能多常致淤淺阻滯
今將駱馬湖之水不令其自禹王臺流入沭

河俾駱馬湖之水蓄貯無洩於運道有無裨益至駱馬湖與南旺等湖相距地勢高低如何山東東阿縣之鹽河及別河有可通入運河者否河南衛河之外有別河可以疏入運河者否爾等訪其地諳練之人委曲諮詢若有可措施之處親加詳閱繪圖來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一月戊辰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靳輔疏言於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進行至

挑濬河溝引水淤墊隄下積水之處又
引水淤墊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詳
議具奏
上曰引黃河水內灌使淤平窪地雖云有益朕
斷不肯輕信黃河水勢危險倏爾彼處深此
處淺倏爾船被阻淤水勢變遷無定不獨黃
河爲然卽如渾河之水數十年前其流尚在
南苑中未幾漸徙而南在蠡縣村落閒猶去
南苑未遠今則分爲二支一支出新安一支

出霸州其流愈遠矣朕曾聞土人云元朝欲引渾河之水通京師而未果想亦有所難行耳黃河水勢湍迅欲引黃河內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難保萬全不准行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于成龍面奏雲梯關以下至海口因水勢散漫以致沙漸淤長朕思海口爲黃河入海之路海口水勢迅急方能刷沙河水乃得順流此爲緊要所當疏濬者也

十月甲寅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
于成龍疏言高家堰三官廟周橋大壩
一帶隄工所關甚鉅土隄易爲水勢衝
壞請改建石隄以爲永久之計并請於
近隄開一小河運送工料應如所請
上曰修此隄工所需之石從何處取辦應用此
隄關係緊要必須修築堅固方可無虞朕聞
洪澤湖昔日俱係民田因高家堰築隄淮水
泛溢遂爾成湖彼時之民未必不怨今高家

堰隄理應修固但需用石料浩繁若運辦不得法恐致累民雖動正項錢糧給價募傭然地遠工繁或仍派於民減給工價亦未可定朕前南巡觀覽此隄極爲緊要惟恐擾民故爾躊躕必詳悉籌畫方可舉行至開運料小河九卿所議殊未明白河道關係甚大朕從十五歲卽爲河道憂慮今欲開小河必指高家堰相近之處往年靳輔亦欲於高家堰另築一隄於中浚小河令從兩隄閒通流運送

工料九卿以兩隄之間浚河則舊隄兩面受
水衝盪議不准行今于成龍請開運料小河
卽靳輔欲開小河之處若將此開濬勢必引
入洪澤湖之水浸潤衝刷兼之湖水泛溢河
水盈漲高家堰斷不能保況修隄土石並非
高郵等處所出與其於小河以小船載運何
如卽由洪澤湖以商賈大船載運耶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辛酉先是

上以淮黃交漲遣戸部員外郎綽奇往閱黃河

水勢至是回奏中河北岸之隄未遭水
患其水已減六尺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逆料中河北岸之隄最
爲緊要定須堅固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
治是以雖遇大水得無妨害若此隄一決不
可言矣歷年之水無有大於今歲者此番無
害則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關入海雲
梯關沙漲壅塞水每爲其所阻以致退流河
隄不能捍禦因而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

加深所以水得通洩其利普矣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江南江西總督范承勲河道總督董安國等疏言臣等會勘河道自永安以至邳宿二州閻王廟一帶亟宜修築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道事務關係甚大不可遲延俱著依該督等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深濬則黃河入海不致阻滯著總河每年遣才能河員專理毋致壅

塞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七月乙未工部議
覆漕運總督桑額等疏請開濬下河應
准行
上諭大學士等曰下河入海之處朕雖未及親
覽嘗聞人云鹽城一帶地極窪下海水反高
建閘無益倘河高海低水性趨下雖不疏濬
勢必決開一道以歸於海明代於海口設閘
遇河水高則啟閘以注諸海河水平則閉閘

以禦海水前雖特令于成龍凱音布修治毫無裨益今桑額居官雖優但此事非親身閱歷加意推詳者難以懸擬必深悉水性洞徹地形之人方可定議爾等問九卿并淮揚等處人在朝者確議具奏

己亥大學士等奏開濬下河九卿及在朝淮揚人等俱言開濬有益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曰爾意若何于成龍奏姚二沿船廠蘆墩等河若行挑濬於民

有益

上曰朕幸五臺山回欲觀渾河淸河因由霸州而來朕意渾河淸河俱匯流霸州城南原欲沿河修築隄岸不意至霸州詢地方百姓據云渾河原經固安縣後因遷徙匯合淸河流至霸州二河水勢浩大以致泛溢爲災朕遂一從民言於固安縣開河事乃有成朕並不固執已意爾等爲總督巡撫者能如朕之不固執乎然此河道甚短易於修治南省地形

窪下水勢浩瀚難於修築不比此河今若挑濬姚二沿等河爾果能保與民有益否著桑額與總督巡撫會同確勘定議具奏

十一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開濬下河民生攸繫朕爲閭閻疾苦深切軫念曾命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專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蒙利益載在册籍存部可考人亦俱在可以質詢也由今觀之止是虛縻國帑水

勢竝未消減田畝竝非涸出所謂有益民生者果何在即今桑額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竝不詳詰從前開濬諸人亦不稽考册籍遽議准行如果此次開濬巨浸全消疆理盡復民生得濟朕即如其所請疏鑿開濬而桑額等能保水即消田即出有裨於民乎御史吳甫生亦以此事條奏可并發九卿詳詢前此督濬者復稽考諸册籍確議以聞

十二月辛丑朔

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聞淮揚河水泛漲清江浦百姓所居之地皆已被水夫洪澤湖實黃河之障湖水強盛力可敵黃則黃水不得灌入運河今淮水勢弱不能制黃全注運河黃水又復灌入且兩河相距甚近清江浦地處其中其一帶地方受泛溢之水勢所必然惟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歸黃運道始安

是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昔年巡視河工曾至大墩

隄步行十五里詳加閱看今寰宇昇平海內
寧謐惟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朕數十年來夙
夜縈懷留心研究故河道情形熟悉已久總
之上流既理則下流自治矣桑額所奏開濬
下河一事朕不即允行正是有益於彼桑額
固居心平和爲人誠實然遇事不免遲鈍易
被人欺如此紛繁事務何以責其成功于成
龍屢委以事尚克勉效河工事情緊急與于
成龍敕書內須入各部不得掣肘之語使得

相機料理庶不悮事河務浩繁于成龍年已
漸老且一身難以兼顧奉天府尹徐廷璽曾
任河工尙屬諳練著令前往協理河務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庚午朔
上巡視高家堰等隄
諭大學士等曰朕留心河務體訪已久此來沿
途坐於船外審視黃河之水見河身漸高登
隄用水平測量見河較高於田行視淸口高
家堰則洪澤湖水低黃河水高以致河水逆

流入湖湖水無從得出泛濫於興化鹽城等七州縣此災之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濬河身爲要諸臣並無言及此者誠能深濬河底則洪澤湖水直達黃河七州縣無泛濫之患民閒田產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終無益也今朕親閱下河通海之口及射陽湖一帶塡淤之處于成龍所帶効力人員甚多可作速分委幷力開濬蓄積之水倘能稍洩庶幾有益至於黃淮二河交會之口過

於徑直所以黃水常逆流而入今宜將黃河南岸近淮之隄更迤東長二三里築令堅固淮水近河之隄亦迤東灣曲拓築使之斜行會流則黃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矣再河流不迅急無以刷去河底之沙朕詳加諮訪河直則溜自急溜急則沙自刷而河自深宜於清口西數曲灣處試行濬直如直濬有益漸將上流曲處歲加直濬庶幾黃河之險自除而河底漸深洪澤湖之水漸出七州縣之水

患可漸息矣清口應修之處著于成龍等繪
圖呈覽

是日

上諭漕運總督桑額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務徐廷璽等曰朕念河道國計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廼南細加看閱見黃河底高灣多以致各處受險至歸仁隄高家堰運口等處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

節年漫溢若治河僅築隄防不將黃河刷深終屬無益且運口太直黃河倒灌兼之湖口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澤湖之水如何能敵黃水若將清河至惠濟祠埽灣由北岸挑引從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自然不倒灌矣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淺一尺深一丈則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

水由地中而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
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没之患似可永除矣且
攔黃壩灣曲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
口堵築而淮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莊
等處險工甚屬可虞今應將淸口之西壩臺
添挑水壩比東壩臺加長包裹淸口在內擇
洪澤湖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出黃
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
至於下河現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

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攔黃壩應行拆毀時家馬頭決口俟黃水流定汰黃隄築成之日再行堵塞至歸仁隄之建專爲毛城舖等處水漲衝決於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隄亦應酌量修築爾等務必將各州縣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至意若挑挖引河原有工程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俟引河工竣黃水歸入故道再將下河串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

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而河道永無衝決矣

庚辰

御舟泊新豐

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朕自淮南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俱修築堅固有月隄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岸仍

照舊隄堅築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岸河湖合而爲一不必修築隄岸聽其流行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責令挑深如此修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自可不必挑濬矣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閱河道將高郵州之湖

與河水比量河水高四尺餘夫湖水旣低四尺有餘縱水長一丈亦不至泛越且湖水亦斷不至高長丈許朕意欲暫留毛城鋪高家堰等處減水壩將高郵州以北減水閘壩盡行堵塞高其東岸隄防修築堅固使在西之水不得泛越則下河之水歸海而河道湖身皆出其時作何導濬再行定奪至於邵伯以南河湖合流奔江歸海想不至於衝決其他處河道朕亦可保無虞獨黃河工程尚難決

定相其形勢當緩圖之

七月庚午

上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朕觀河圖緊要應修者兩處前在南方曾面諭爾將人字河芒稻河急行挑濬聞至今尚未動工甚屬遲悞又河圖內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鋪迤下各口尚未堵塞旣將便民閘等口堵塞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出必致散漫各處民大受害此處關係緊要宜速

議奏聞

九月戊申

上以于成龍所繪河圖示大學士等

諭之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

視知水之不治皆由洪澤湖水勢甚大旣不

能洩又加黃運兩河合并勢愈浩瀚以致泛

溢昔時原有歸仁隄遙爲捍禦此法最善今

已淹沒不可考靳輔則築減水壩名爲減水

而四處奔瀉漂決甚多彼但顧上河而不顧

下河水何以治朕意惟有導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淸水而疏洩洪澤湖使之下流全用淸水以刷沙淤如此則水自無不治矣今歲南巡見黃河逼近淸口黃水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家堰減水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隄岸羣黎尙在水中朕深爲軫念遂諭于成龍將洪澤湖出水隄岸令速完工

近差工部官員往看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仍未出口隄岸尚未告竣清口甚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家堰并運河隄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閱河圖速議具奏

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原任河道總督董安國所濬引河及挑水壩著發正項錢糧修理給事中張膺條奏中河之水由仲莊閘口流出直射

湖口故不但清河水難出卽黃河之水反易流入所言甚是于成龍疏內並未敘及朕觀于成龍但以修隄爲要務若朕意則以決出清河之水爲是爾等再議著于成龍親至仲莊閘詳視議奏

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務期人各得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生業蕩然深切軫念屢經

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清口低下淮水不能
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念此淮揚數州縣生靈
豈可不急為拯救乎今或堅修高家堰隄岸
以束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浦之
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
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細
閱河圖詳議具奏

十一月乙巳

上諭大學士等曰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黃

水高於淮水一尺淮水高於運河之水水七尺運河之水高於平地七尺合而觀之淮水高於運河西隄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清口自河之下流沿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間河身量留八九十丈空地兩旁堅築石隄俾清水暢達此所當急議者夫清水建瓴迅下則易出黃水不致倒灌其石隄之閒已爲河身不煩挑濬卽水漲之時其高不過等於運河安能泛越高家堰哉但如是

改移朕恐別有所礙不能永遠故少爲躊躇耳爾等確議具奏

是日工部等衙門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疏言挑挖爛泥淺等處及速完高家堰隄工應如所請

上曰河工關係甚大高家堰隄岸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岸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南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彼亦奏稱淮水可

從武家墩向淸江浦移改此事著河道總督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親看淸口當移於何處卽行詳議於歲前具奏

丁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圖繪於紙上平漫難辨高下朕欲改淸口刻木製成一圖觀看易明著侍郎常綬前往河工會同于成龍淸口應否改移詳加看閱歲內著速回具奏

十二月辛巳奉差勘閱河工工部侍郎

常綬等回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于成龍等之意以爲改移清口清水固易宣洩遇水泛時新修隄岸難保無虞必將高家堰減水壩盡行堵塞而加築之始有裨益洪澤湖原係陸地於此處築隄蓄水與山東嶧山湖南旺湖相同大水之年納之以蓄水大旱之歲出之以助運彼時河身窪下故洪澤湖水一則敵黃一則濟運今歲久沙壅黃河底墊不但黃水反高於清

水清水勢不能出而黃水復致倒灌於是洪
澤湖底亦漸淤墊高地丈餘水面上浮矣此
淸口所以淤塞也爾等會同九卿確議各陳
己見直言勿隱
壬午大學士等會議河工事務入奏將
給事中陳詵以深濬河身爲要繕摺呈
覽
上曰河身宜加深濬人所共知但難得其法耳
朕亦留心於此今永定河雖小仿佛黃水欲

以水力刷濬之法試之使河底得深十月閒往視之時曾諭李光地等令將河身束之使狹堅築兩邊隄岸若永定河行之有效卽將此法用之黃河否則另當設法安可輕舉九卿內如有淮安揚州人令各抒所見奏聞侍郞李柟奏曰高家堰之隄一決則淮安揚州一帶難保無虞請將高家堰隄工速加增修

上曰洪澤湖之水長勢不得不將高家堰增築

待加築高家堰後試觀清水由清口出否至於邵伯衝決之口若不預行修築則明春更可慮矣又

諭曰若將高家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滚水壩土隄加幫高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家堰隄工危險而泗州等處必至水淹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丁未

上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海口至清口相隔遼

遠今所急者清黃相會之處最爲緊要黃水
高故清水不得通洩曩者高家堰去水尚遠
今與培築隄岸相平但令清水何以得出河
身何以得深此係爾當圖畫効力者更樓口
亦屬緊要所宜速爲修竣水老鸛等物靳輔
當時亦曾用之毫無裨益此數事爾到任詳
察宜作何舉行再爲奏聞朕以爾清廉因特
簡任所發錢糧仍於河工支用隄岸自然堅
固事無不濟矣

康熙四十年辛巳七月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河道總督于成龍具疏欲將高家堰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黃水疏通清口因遣尚書范承勳等堵塞六壩頃因巡撫高承爵題報泗州盱眙水災朕敕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情形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又以洪澤湖水泛漲高家堰隄工恐致危險作何保守堅固著張鵬翮陳奏乃張鵬翮疏稱泗州

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即六壩全開泗州等處亦被水災且六壩既閉高郵寶應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所致朕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作何設法築隄幫修或賑或蠲俱有益於災黎茲非欲開高家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災也朕念黃河運河關係國計民生三次看閱河工屢次簡任河臣修築隄岸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夏月雨水時

晝夜憂慮不時遣人看視凡被水之處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總爲拯救災黎豈止救泗州盱眙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百姓聽其罹災乎今現有居住賀蘭山後公雲木春來朝見朕問河西雨澤黃河水勢雲木春奏今歲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黃河水消二丈有餘此實因黃河水小淸口之水幸而得出並非伊効力之所致也統一天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爲拯救有是理耶

十二月庚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高家堰等處隄工雖竣然未遇大水俟來年經過水汛之後方可驗其成功若爛泥淺一帶水出不暢則高家堰究屬可憂向意欲從武家墩出水此事尚須酌之前日問張玉書奏稱淮水尚大舊隄俱爲湖水所浸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爲驗湖水低得一尺河身方深得一尺今洪澤湖之水比甲

子年高有數尺可見河身未曾刷深高家堰
之隄恐過此以往尚未可知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三十三

